

古村探幽

周雪清

前不久与一群摄友去访宁波市十大古村之一的宁海清潭村。清潭村初名里歪,传说南宋时期村里出一名姓张的状元,名叫清潭;还有一说,明代村里一名叫张帖的在朝中任监察御史,因方孝儒案被株连,自溺于清溪斗岩潭,因其“忠节清气”,从此名村为“清潭”。

清潭村四面有九峰环抱,村东南有一条清溪,溪中的岩石上建有一座石塔,于是古称清潭是“九龙抢珠”之地。我们见到的这座元代始建、明代重修的风水塔,由石块堆垒成巨螺状,六米多高共三层,据说顶上还置放一缸,但我们看不清,只见塔身芳草萋萋,孤寂沧桑。

据传宋朝时,清潭村就有大小书院二十余所,叶梦鼎、胡三省等曾在这里讲学教书。昔日村中心可通奉化、新昌,曾留有先贤和学子们的脚印的那条石板小路,如今虽已变成了水泥路,但水泥路两侧犹有一条条窄而曲折的石板小弄蜿蜒在斑驳的高墙间,通向幽深的老宅。这些老宅多是两层楼木结构的明清建筑,天井地上铺的砖石缝隙间长着绿油油的杂;天井里矗立着竹架,晒着衣服;边角一个长满青苔的花坛,种着鸡冠花、丝瓜藤等;堂前里放置家什农具;角落里堆放着番茄芋艿等;梁上挂着有些褪色的红灯笼;偶尔也可见一位满面沧桑的老人坐在堂前干杂事……如今富裕起来的村民大多已推倒老宅改建新房,我们进村后,看到到处都是新建筑,只留下为数不多的古宅嵌其间。仁房道地原是清代木结构建筑,如今一半已经倒塌,旁边的马头墙倒古韵依然,还有各种石雕窗依然展现着昔日曾经辉煌的历史。

村里尚保存三座古戏台:孝友堂、飞凤祠、双枝庙。孝友堂建于清嘉庆年间,据说是方孝儒留给清潭张氏的,张氏族人一直奉张良为先祖,祠堂里有戏台大厅,陈列着张氏历代先人的简历、村史和使用过的家什。

飞凤祠如今已是老年协会活动场所,古戏台却保存完整,一些木雕栩栩如生。这祠堂如今也成了村民办大事的地方,我们去时,村民正进进出出忙碌着,告诉我们明天这里要办喜事,所以戏台中贴着大红囍字,两侧放着好些蒸笼、锅子、菜、酒、柴禾之类,他们正在忙忙碌碌地做准备工作。

最有名的是建在村口清溪之畔有“猴北第一庙”之称的双枝庙,该庙于民国二十二年重修,建筑宏伟,其古戏台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门前一副对联颇耐人寻味:“作恶多端人庙烧香焉有益,问心无愧见神不拜又何妨”。我们进去后,只见静悄悄的大殿里张灯结彩;正中的戏台围有精美绝伦的雕花栏杆,两厢和殿四周全是栩栩如生的彩绘壁画和木雕围栏,内容多取于民间故事。因是庙宇,天井里有只铁铸的长方形香炉,庙内还塑有张氏始祖像。出庙门,有座藤萝丛生的双孔古石桥,桥下有块刻着“禁潭界”巨石,村民说那是为警示人们要保护潭净水清,使清潭名副其实。

村里民风纯朴,因没有导游,我们常向村民问路,对方多是热情指点,后来一位六十多岁的村妇说愿为我们带路,到最后还盛情地把我们带到她的家里,这是幢新建的两层楼房,宽敞明亮,主人忙着让座,然后端出自家磨的豆浆,似待亲朋好友,让我们感动不已。

本版摄影 梁溪 总第 5671 期
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三江



山巅之村兰峰行

苦丁

要说风景,溪口的里山,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

车在山腰路环绕,转过一个又一个的弯头,不断更换山间的景色。从董村便桥上,走浒溪线,过四明大桥、徐凫岩、三隐潭、商量岗前往兰田,车子停在一片红色的枫叶中,村边的樱花在四月末还灿烂如新,恍如隔了一个季节。

溪口镇兰峰村,位于奉化市北部山区,由兰田和中峰两个自然村组成,共有住户148户,现居只有10多户。我们参观的就是东岙兰田村。初听村名,以为是“蓝田”。想起李商隐的诗句“沧海月明珠有泪,蓝田日暖玉生烟”,感觉村名美好而神秘。到了村子才知道,原来村子原名是“烂田”,因为早年村边有大片烂田,后雅化为兰田。

兰田村是奉化海拔最高的村,海拔约700米,位于四明山腹地大山之中,主要有王、阮两大姓,约有300多年的历史。村北过山岗就是鄞州,整个村庄出于群山环绕之中,漫山遍野皆是花木。

现在兰田村主要培植花木,主要种植红枫、五针松、樱花。进得村去,安静得有点发慌,沿途只看到村口一个洗菜的妇女和几个老人,还有几个扛



马峰山与云峰寺

陈惠琴

马峰山与云峰寺这两个地方,可花一天时间游玩,6月6日那天,我已去尝试了。

早上8点,我与老孟相约在邱隘青年路乘上620路公交车,到坊前站下车,往前右拐走一两站路,到育溪村就可上马峰山,因为那里有登山游步道。我们是多走一站,到涨池立交桥脚边往上走的,那儿也有铺好的石级,平缓好走。约迈上213级,可到新修的爱晚亭。新亭映碧,景色秀雅,是当地村民特别是老年人晚间散步纳凉的好地方。再上去走759级,半山有松鹤亭,也是新造的,亭联是:高冈松舞山明水秀黄土岭,长空鹤鸣地灵人杰育溪村。在此,可把整个村落尽收眼底。

穿亭欲继续往上,看到两头棕色的骡子,每只骡子都驮着两大堆造亭铺路的砖石材料,由两位民工押运着,往上而去。老孟一见骡子颇感新奇,走过去给它们照相。我惊呼当心被踢,它们驮得这么重,火气肯定不小。继而又登了约371级,迎来的是观音亭,大理石亭台上有栏杆和台阶,亭亭玉立在莲花宝座上的观音像,正在上色涂彩,周围还搭着脚手架。

着锄头护理花木的中年男人。沿着小路,走过几幢木结构的房屋,细心的友人发现:农家的小院干净、整齐。门口的木柴堆得方方正正,远看,犹如一件件艺术品,畚箕、扫把放得整整齐齐,地上没有一丝的尘土。不禁赞叹:那家一定有个勤劳会理家的主人。后来发现,每家小院都是如此。

村子的老屋是原始简朴的,黄泥的墙体、石垒的地基,更有黑瓦上直冲天空的烟囱,除了石砖楼房,那路还是泥沙路、石铺路,不过因为干净,也没有一丝的不适,踩上去都是一段段远去的记忆。

这里最有特色的建筑,要数一幢石头地基、青砖垒砌的两层楼大礼堂了。听说,这是大公社的产物,当年由周边村人,共同出力而建。对着村口的一面高墙处刻写着“东岙公社兰田大队”,刻字的上方是一个石刻的五角星。不过现在,二楼的木结构已经倒塌,这楼已经被列为危房,进门的入口也被砖头堵死。

最后,我们爬上了村后的一片花木栽培基地。友人说,山头应该是村子的至高点,站在山头可以俯瞰整个村庄。不过这样的高山上,视线所及尽是群山,近处又花木成林,竹叶飘摇。面对群山,绿意流动,白雾缭绕。一阵恍惚,似乎跌进了一处人间禁地。

回来的时候,看到农家小院里刚采的茶叶,铺在地上,小狗在地上温柔地打滚,偶尔在家的几个小孩,手里拿着竹笋在剥,几个老人坐在路边的石条上,安详地看着我们几个闯入的过客。

回到停车的村口,村大队门口的匾牌上写着“溪口镇兰峰村”。兰峰村由兰田和中峰两个自然村组成,不过两村并非相连在一起,去中峰还得另走别路,因为时间仓促,没有成行。

再走407级,就到达了最高的望海亭。如此算来,马峰山道有1750格左右的石级,很利于登高观景锻炼身体和脚力的。我边登边嫌这里的石级太浅薄平缓,一脚可迈两三格。不如九峰山上石级高,得用狼劲登攀而上。望海亭上有亭联云:风露满江秋万顷晴波濯星斗,云霞出海曙九霄瑞霭耀乾坤。果真是气冲霄汉,超凡入圣。这是个很好的观景台,远景近景浓淡有致,在此可望水天一色的象山港,就在前面的群山以外,海连着天,天边有一座座海岛,仿若螺壳龟背。

原路而下后,就走上一条通往云峰寺的公路,走了约一刻钟后好不容易看到一家厂房,是午休时刻,机器都停着,似乎无人,我俩东张西望,一位妇女从里面闻声而出,她说去云峰很远还得走半个小时的。继续前行,那是一条盘山公路,但一路无人无车,溪边藤蔓披挂,桅子花高大如树,玉朵盛开,散发着醉人的幽香。走完约3公里的路程,终于迎来一道山门,四面环山的云峰寺赫然在目,翠竹黄墙绿水红房,景致十分清丽。

在院内一位女师傅的指点下,我俩自山门前的古山道翻越而出。这云峰寺通到外岙的古道那叫一个清幽,绿荫夹道,两旁的桅子花秀逸古高,都有一人多高。洁白如玉的花朵开得正闹,阵阵扑鼻的芬芳,令人神清气爽。还有做黑饭的南烛树,别处只有尺把高,可那里却也有一人多高,碧叶映衬着灼然如焰的嫩枝芽。古道有些段很陡峭,都是天然山岩。此时就得走路不看景,看景不走路了。翻过这座山,就是外岙村,在村民的指点下再走到北岙太平桥,可上620公交车回。我一看,这样一翻越,比原先所到的涨池要近11站呢。



永均益吞世界

益往直前

36

这件事一下子变得无奈,后有追兵,前有堵截——跟凤凰卫视一捆绑,没辙!

后来碰到闰丘露薇,她已经定了车,准备第二天清早走。台里也安排我们从叙利亚出去,而不是约旦那条“死亡公路”——它已经被封死了,而且的确不安全。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会派人在叙利亚的边境口岸等我们,我们只能再一次无奈地撤退了。

第二次撤退比第一次更加无奈。上一次的撤退,是与战争爆发点失之交臂,那时我们还无法判断是否会开战;但是这一次,我们已经身处战争当中,却离开了战场,离开了“新闻发生时,我们在现场”的原则。

我的内心一直在挣扎,个人的价值,个人的利益,团队、同事、战友,还有这么多年培养了我、给了我机会的中央电视台,我怎么面对这一切?怎么面对前功尽弃的事实?我怎么面对自己的新闻理想和热情?但在这种情况下,我只能选择遵守命令,我还没有自

私到为了要单打独斗和蛮干,而影响中央电视台声誉的分上。这个机构、这个平台成就了我,至今仍对此心存感念,所以我不应该也不会做危害它的事情。

还有一个原因,很多领导和同事,也可能因为我们的鲁莽,甚至一意孤行受到影响。综合这些考虑,无可奈何,我们三人达成了一致:没办法,我们已经尽力了。

告别的时刻最难忘,告别的时刻心情也最复杂。我经历过许多告别的时刻,对于巴格达,我告别了战争火线,却留下一段难以愈合的伤口。

2003年3月29日,我们和凤凰卫视一起从巴格达出发,奔向叙利亚边境。这一路我们三个人都不说话,沉默着望向窗外,看着车窗外闪过的伊拉克的景象,熟悉的一切一切。远处一股一股浓烟直冲天空,那是原油在熊熊燃烧,一个曾经富裕的国度,如今化作废墟和焦土,到处弥漫着痛苦和绝望的气息。它看不到未来,看不到前行的路,它的眼前荒草丛生,火海汪洋。

走了一段路,我招呼了一下冀惠彦,做了一个拍摄的手势。他心领神会,掏出随身带的一个微型摄像机。我忽然想把我们这种状态记录下来。如果我们出发时候的表情和现在对比,一定是一组极具张力的画面。“冀惠彦,说两句。”我把镜头对准他,“说啥?要

我说,我就说伊拉克我再也不会回来了,我他妈恨死你了!”

短短两句话,活像两根刺,如鲠在喉。

在许多人眼中,伊拉克战争报道无疑是我职业生涯的高峰。但没人理解,“伊拉克”三个字,在我心中有痛

走到一半路程的时候,这种迟滞的气氛,因为一群不速之客的出现,转化成惊险的画面。

在我们两辆车的前方,不知什么时候,从沙漠里突然冒出来十几辆装甲越野车,特种部队!大兵们个个武装到牙齿,防弹背心、钢盔、对讲机,手里端着M16自动步枪,像一道闸口把我们堵住了。

大兵们把我们团团围住,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我们,用英文高喊:“下车!你们是哪里的?干什么的?身份证件!”

我忙用英文回答:“我们是中国人,我是中国记者!我们这儿有护照。”

闰丘露薇和她的摄像师,冀惠彦、杨小勇和我,我们几个人排成一排,举着手,半蹲着。我习惯把护照放在裤兜里,便放慢了语速说:“我现在伸手,来掏我的护照,你看清楚了,我可没什么东西。”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张依芸